

## 開放文學 – 歷代話本 – 剪燈餘話 第二卷

### 連理樹記

上官守愚，是揚州江都人，他擔任奎章閣授經郎的時候，居住在北京。居所東面與國史檢討賈虛中為鄰。賈虛中是柯九思的朋友，擅長詩詞，善於繪畫，家裡收藏三張古琴，分別叫「瓊瑤音」、「蓬萊音」，都是經過柯義思鑒定過的。上官守愚也素來喜歡吟詠，再加上嗜好琴藝，因此與賈虛中交往特別密切。每逢休息閒暇，總要來往走動，詩酒琴棋，悠閒終日。賈虛中沒有兒子，只有三個女兒，他曾經說：「我這三個女兒可以比得上三張琴。」於是就用琴的名字來作為女兒的名字。上官守愚的兒子單名一個粹字，長得很是清俊，又聰明伶俐。因為出生的時候別人送了一部《唐文粹》，所以小字就叫粹奴。粹奴十歲的時候，上官守愚就讓他到賈府的私塾讀書，賈氏夫婦愛他就像自己的兒子一樣，而賈氏的三個女兒也把他看作是自己的兄弟，叫他粹公子。粹奴曾與賈虛中的幼女蓬萊一同讀書學畫，互相深深愛慕，賈虛中的妻子開玩笑地說：「假如蓬萊將來能嫁得像粹公子這樣的女婿我就滿足了。」粹奴回家中告訴了父親，上官守愚說：「我的意思也正是這樣。」於是讓媒人前去提親，各自都許諾答應。粹奴、蓬萊二人私下也歡喜不盡。

可想不到賈虛中忽然免官，回歸故里，這婚事竟然未能成功。

過了三年，上官守愚出任福州治中，剛到任的時候，租住民房，有樓三間，但對街一座樓，特別清淨雅致，一打聽，原來就是賈氏的宅第。上官守愚當天就前往拜訪，原來瓊瑤兩人已經嫁人，只有蓬萊沒出嫁，但是也已經許配給林家了。粹奴聽到以後，十分憂鬱煩悶。蓬萊雖然已被父母許配他姓，但也不是自己的意思，知道粹奴來到，想會一會卻沒有理由，兩人時常站立在樓上憑欄互相凝視，彼此相望，卻說不出一句話來。有一天，蓬萊用白練帕子裹了一枚象棋子扔給粹奴，粹奴接過一看，上面畫著一幅紅色的桃花，題了一首詩：

硃砂顏色瓣重台，曾是劉晨舊看來。只好天台雲裡種，莫教移近俗人栽。

粹奴知道蓬萊的意思，但冷靜下來一想，蓬萊嫁給林氏已成定局，又有什麼辦法？於是也畫了一枝梅花，寫詩回覆，詩為：玉蕊含春捏素羅，歲寒心事諒無他。縱令肯作仙郎伴，其奈孤山處士何？

然後，他用彩色絲綢係上三枚琴上調弦的小柱以作墜子，擲還給蓬萊。蓬萊打開一看，見有「孤山處士」之說，知道粹奴在怪自己已與林氏訂立盟約，衷情不能表白，只有煩悶而已。

沒過多久，正好碰到元宵節，閩地風俗放燈很盛行，男男女女都要出去觀燈。粹奴料想賈府的女眷必定也會前去觀燈，於是就潛伏伺候在賈府門前。夜深人靜，果然有轎夫抬著幾乘轎子前來，蓬萊與母親等三四人上了轎子，婢妾在後面跟隨，互相接續不斷。粹奴尾隨在她們的後面，過了十幾條街道，估計這樣下去大概見不到蓬萊，於是就一邊走一邊在轎旁吟誦道：

天遣香街靜處逢，銀燈影裡見驚鴻。彩輿亦似逢山隔，鸞自西飛鶴自東。

蓬萊在轎中知道是粹奴，想打招呼與他說話，傾訴心懷，但隨從的人員眾多，不敢貿然開口，只得在轎中低聲吟誦道：

莫向梅花怨薄情，梅花肯負歲寒盟？調羹欲問真消息，已許風流宋廣平。

粹奴聽到後，知道她是酬答自己的梅花之作，不覺更加感歎。回到家裡，想到蓬萊的意志雖然堅定，但林家的聘約最終不可更改，於是就作了一首《鳳分飛》曲贈給她：

梧桐凝露鮮飄起，五色瑯夜新洗。矯翻踰躑擬並棲，九苞文采如霞綺。驚飛忽作丹山別，弄玉蕭聲怨嗚咽。咫尺秦台隔弱流，瑣窗繡戶空明月。

輕輕掃尾儀朝陽，可憐相望不相將。下謫塵寰伴凡鳥，不如交頸兩鴛鴦！

詩是寫成了，但是卻沒有辦法送過去。忽然他見賈府派遣婢女送來一盤荔枝，粹奴欺騙婢女說：「往日在京城，我與蓬萊曾是同學，有幾冊書還沒取回，你把這封帖子交給蓬萊，讓她早點把書還我。」婢女不曉得是詩，就拿去遞送給蓬萊。蓬萊讀後，流下了眼淚，自語道：「可歎呵！郎君還是不原諒我啊。」於是就作了《龍劍合》一曲酬答他，以表示終身跟從他的意思，詩寫在魚子箋上，暗暗夾在《古文真寶》中，交給婢女綠荷說：「粹公子要取回舊日所讀的詩集，就是這一本，你拿去送給他。」婢女聞命，就把書送到粹奴家中。粹奴翻開一看，裡面夾有一張書箋，光彩照眼，自度一定是回覆的詩詞。果然，上面題有《龍劍合》曲，詞為：

龍劍埋沒獄間久，巨靈畫衛鬼夜守。蛟螭藏魍魎走，精光橫天氣射鬥。衝玄雲，發金鑰，至寶稀世有。奇姿爍人聲撼牖，鶉膏潤鐔鳳刻首。龍劍煌，新離房，靜垂流電舞飛霜。影合秋水刃拂芒，鹿救團金寶珠裝。司空觀之識其良，懸諸玉帶間金章，紫燄煌煌明明趙承璫，星折中台事豈常！逡巡莫敢住。一去墮渺茫。龍靈是龍精，瑩如鸚尾搖清冰。

雄作萬里別，雌傷千古情。暫留塵埃匣，何日可合併？會當逐風雷，相尋入延平。純鈎在玉石，縱然貴重非我匹，我匹久臥潭水雲，一雙遙憐兩地分。

度山仍越壑，苦辛不可言。天遣雷煥兒，佩之大澤池。鏗然一躍同駿奔，駭浪驚濤回晝昏。始知神物自有耦，千秋萬歲肯離群。

粹奴讀完以後說：「真是卓越的才能，妍麗華美的詩句，沒有婦人女子那種萎靡之氣，宛然就像李白的風韻氣度。這難道是平常庸庸碌碌的人的配偶嗎？」

不久，閩中地區流行瘟疫，蓬萊所許配的林生竟然死於瘟疫，賈虛中夫婦知道粹奴尚未婚配，就派人向上官守愚求結婚姻之好，上官守愚欣然同意。納彩、問名、納吉、納征、請期等禮儀完畢後，親迎的日期確定下來。花燭之夜，粹奴與蓬萊相見，如同神仙下凡，於是各自作詩一首以紀念這個大喜的日子，當時正是至正十九年二月八日。粹奴的詩為：

海棠開處燕來時，折得東風第一枝。鴛枕且酬交頸願，魚箋莫賦斷腸詞。桃花染帕春先逗，柳葉舒黃畫未遲。不用同心雙結帶，新人原是舊相知。

蓬萊的詩為：

與君相見即相憐，有分終須到底圓。舊女婿為新女婿，惡因緣化好因緣。秋波淺淺銀燈下，春筍纖纖玉鏡前。天遣赤繩先繫足，從今喚作並頭蓮。

蓬萊自從進入上官家的門，盡孝侍奉公公婆婆，恭敬順從丈夫，一家老小，沒有不稱贊她賢惠的。閒暇時她就與粹奴唱和詩詞，愉悅於彈琴作畫之中，將其平生所作詩詞，編成一個集子，粹奴題其名為《絮雪薰》，並且在卷首替她作了序。詩與序因為文字多而不能全部載錄，姑且抄錄其中的一小部份以讓好事的人傳播：

閨怨

露棵殊團團，冰肌玉釧寒。杏梁棲只燕，菱鏡掩孤鸞。殘樹枯黃遍，圓荷濕翠乾。繡奩生畫色，窗下帶愁看。

白華詞二首

茜裙紫袖映猩紅，飛絮輕桃花風。緩歌白華捧玉鍾。嬌音芳韻繞簾櫳，梁塵飛墮雲凝空。秋波回目蛾掃黛，餘聲悠揚歌還在。

歌當細聽懷當再，綠鬢朱顏能久待！

響如蒼玉觸鳴璫，蹁躑錦袖紅地衣。回風激雪當世稀，翻身按節疾如飛。香塵蒙蒙發委墜，玳筵夜靜紗燈晦，鮫綃濕透胭脂

淚。

春曉曲

芳池冰影薄，曲檻鳥聲嬌。鸞鏡紅綿冷，蛾眉翠黛消。冶容舒嫩萼，幽思結柔條。纖指收花露，輕將雪粉調。

秋夜曲

幽蘭露華重，羅幌涼風動。木匣掩香紉，繡衾誰與共？螢影度疏簾，獸爐裊裊煙。銀樹芳燄滅，自脫翠花細。

詠蝶

薄翅凝香粉，新衣染媚黃。風流誰得似？兩兩宿花房。

謝大姊惠鞋

蓮瓣娟娟運寄將，繡羅猶帶指尖香。弓彎著上無行處，獨立花陰看雁行。

詠並蒂荔枝

植物生聯蒂，應知造化功。深閨憔悴質，見爾重含情！

園中詠菜

滿園綠纖纖，芳苗雨後添。惟應窮措大，咬得寸根甜。

粹奴當時才名卓著，當權的人就想舉薦他到朝廷去做官。蓬萊苦口婆心勸止他說：「現在戰亂，道路不通，望京城就如同在天上，郎君難道可以捨棄對父母的奉養，而去遠赴功名的路途麼？你沒有聽見後漢名士王霸的妻子說：楚相令狐子伯的尊貴，哪比得上你郎君清高的節操呢？」粹奴認為妻子說得很對，也無意外出做官，就用雙親年老為理由推辭。

第二年，上官守愚病故。又過了一年，當時是至正二十二年，福州被強盜佔據，城中大戶人家大多躲避隱藏在深山中，粹奴也帶著全家逃跑。強盜循著蹤跡捉住了他們，把粹奴一家老小都殺了，只留下蓬萊一人不殺，打算娶作妻子。

蓬萊知道自己不能倖免於難，就哄騙強盜說：「我一家都死了，我也無處投奔，將軍您縱然捨棄我，我又如何能生存呢？我願意終生奉事將軍，只求求把我前夫埋葬，然後再跟從你也不晚。」強盜十分高興，就依從了她，和她一同到了屍體旁，拔出佩刀掘了一個坑。掘完坑之後，強盜把刀插在地上，坐在一旁說道：「我累了！我累了！」並用眼睛示意蓬萊，想讓她用刀取土掩埋屍體。蓬萊立即舉起佩刀自殺，說：「我死能與丈夫在一起，沒有遺憾了。」強盜急忙站起來奪刀，但刀已將咽喉割斷了。強盜大怒，說：「你死就死吧，我一定不讓你們死在一起！」遂即把蓬萊埋在二十步以外，讓兩座墳墓遙遙相望。

這一年，燕王普化做福建省平章，於是召集各縣民兵攻克福州，百姓這才恢復生計。又過了幾年，有與粹奴一同躲避賊寇的人，才詳細說了蓬萊的事跡。平章派人前去查看，打算按照禮節改葬。到了那裡，發現兩座墳墓上，各自生出一棵樹互相靠攏，枝幹連抱，互相糾結，不可解開。使者回來報告，平章親自前往查看，果然使者說的不差。平章也不敢再動墳墓，只是對兩座墳墓加以修葺，仍然設立奠儀祭祀。之後，人們就把這樹叫做連理墳樹，福建人至今仍然稱頌不絕。

## 田洙遇薛濤聯句記

廣州人田洙，表字孟沂，明洪武十七年四月，跟隨父親田百祿到四川成都赴教官之任。那田洙生得清雅標緻，琴棋書畫，沒有不通曉的。那些入學的生員每天與田洙遊玩嬉樂，喜歡他超過自己的兄弟。凡是遠近的名山勝地，田洙他們觀賞吟詠，足跡差不多都踏遍了。他曾經說：「我生平最懶於從事聲色名利的追逐，只要常有好地方讓我登臨就滿足了！」

第二年秋天，田百祿準備把田洙送回老家，田洙的母親心裡捨不得他回去，就說：「兒子來了沒有多少時間，怎麼就讓他回去了呢？況且你這寒官冷署，路費難以籌措，夫君還要三思而行。」田百祿聞言，就與學校中幾個關係密切的生員商議，準備讓兒子在這裡的人家辦個私塾，一來自己可以繼續讀書進學，二來可以籌集俸金為回家作打算。這些生員深深慶幸能挽留田洙，就同近城的一個大戶張氏推薦，定於洪武十九年正月十八日開館授學。到了那一天，鄉學中要好的朋友，一同送田洙到張家。張氏大喜，擺下宴席招待，奉他們為上賓，並對田百祿說：「以後令郎晚上就不要回去了，可以在寒舍住宿。」田百祿答應了張氏的請求。

到了二月十二日花生生日那一天，田洙放了學回家探望父母，偶然經過一個地方，環境十分幽靜偏僻，山下都是桃樹，桃花正在盛開。田洙心裡喜歡，就來回站立了一會兒，觀賞景致。忽然，他看見桃樹林中有一個美女，正仁立在花下，田洙不敢顧盼就離開了。以後他每次經過這裡，看到美女必定在門口。

一天，田洙又經過這裡，偶然間把東家給他的俸金失落了，美女就命婢女撿起來送還給田洙，田洙十分感謝。第二天，他親自登門道謝。到了門口，丫鬟進去報告說：「昨天那個丟失俸金的郎君來了！」說著，把他請進內室。那美女出來見他，笑著問：「郎君不是張運使府上的塾師嗎？」田洙說：「是的。」就謝她昨天歸還俸金。美女說：「我與張氏一家是親戚，他們的塾師也就是我的塾師，哪裡要感謝呢？」

田洙站起來作了一個揖，說：「斗膽問夫人高門姓氏，與我的東家是什麼親戚？」美女說：「此家姓平，是成都的舊族。

我是文孝坊薛氏的女兒，嫁給平家小兒子平康，不幸丈夫早早去世，我獨自一人在這裡守寡。」田洙坐了很久，喝完第二杯茶，就起身告退。美女挽留他說：「今天晚上暫且就在寒舍住下吧，假如貴東家知道郎君到過這裡，而我沒有款待你，就感到十分惶恐慚愧了。」當即吩咐手下陳設酒饌，設立兩個座席，與田洙相對而坐。坐中慇懃勸田洙喝酒，笑語之間還夾雜一些謔浪的話頭。田洙因為她是張家的至親，不敢十分放縱。美女說：「我聽說郎君灑脫並且才智卓越，向來善於賦詩填詞，何至於今天作書呆子氣呢？我雖然不聰敏，也稍稍懂得一點詩詞，今天既然遇到知音，高山流水，何不就彈奏一曲呢？」說罷，拿出家裡所藏全部唐代賢才遺留下來的墨跡給田洙看，其中，元稹、杜牧、高駢詩詞的手札特別多，都是真跡。墨色鮮明，如同剛剛寫成的那樣。田洙賞玩觀摩，愛不釋手。美女命令婢女撤去舊席，另外擺出佳餚，其中多有山珍海味，也叫不出什麼名稱。美女取出玻璃杯斟酒給田洙，田洙口吟一詩道：

路入桃源小洞天，亂紅飛處遇嬋娟。襄王誤作高唐夢，不是陽台去兩仙。

美女說：「這首詩好是好，不過短篇詩章，未免有些冷落，不足以盡興，我們還是用『落花』作為題目，共同聯它一首長篇怎麼樣？」田洙回答：「那就遵命了。」於是美女首先吟唱道：韶豔應難挽，芳華信易凋（薛）。綴階紅尚媚（洙），委地白仍嬌（薛）。墜速如辭樹（洙），飛遲似戀條（薛）。薛鋪新感繡（洙），草疊巧裁綃（薛）。麗質愁先殞（洙），香魂痛莫招（薛）。燕銜歸故壘（洙），蝶逐過危橋（薛）。黏帙將露（洙），衝簾乍起飄（薛）。遇晴猶有態（洙），經兩倍無脚（薛）。蜂趁低兼絮（洙），魚吞細雜漂（薛）。輕盈珠履踐（洙），零亂翠鈿飄（薛）。鳥過生愁觸（洙），兒嬉最怕搖（薛）。褪浮萍兩澗（洙），殘蕊漾風潮（薛）。積逕教童掃（洙），沿流倩水漂（薛）。媚人沾錦瑟（洙），淪茗入詩瓢（薛）。玉貌樓前墮（洙），冰容夢裡消（薛）。芳園曾藉坐（洙），長路或追鑣（薛）。羅扇姬藏瓣（洙），筠籬僕護苗（薛）。折來隨手盡（洙），帶處近環焦（薛）。泥汙猶悽慘（洙），瓶空更寂寥（薛）。葉濃陰自厚（洙），蒂密子偏饒（薛）。豈必分茵囷（洙），寧思上砑硝（薛）。香餘何吝竊（洙），玉解不煩邀（薛）。冶態宜宮額（洙），癡情妒舞腰（薛）。妝台休浪拂（洙），留伴可憐宵（薛）。

長詩聯成之後，美女就取出深紅小彩箋抄寫，寫完，夜已經二更了，就把田洙引到臥室，親自侍寢。兩人魚水情歡，極其纏綿。美女在枕邊殷切叮囑田洙說：「千萬不要輕易告訴別人，如果你的東家知道這件事，那麼你我的名節就都完了。」

第二天，美女把一個臥獅玉鎮紙送給田洙，送他到門外，說：「沒有事就來走走，不要學薄情人！」田洙到張家，就騙主人說：

「我的老母親十分想念我，一定要我回家睡覺，所以以後晚上我不能再留在這裡。」東家相信了他的話，自此田洙就經常宿在美女家裡，整整有半年，並沒一個人知道。田洙與美女賞花玩月，飲酒撫琴，享盡人間的歡樂。

一天晚上，美女與田洙議論詩詞之道，說：「唐朝人喜歡作迴文詩，近世就很少見了。」田洙說：「只有夫人柔情深思，談笑之間就能寫出來。像我這樣愚鈍，恐怕就寫不出來了。」美女笑著說：「請出試題，我做了請你指教！」田洙急忙說：「那就以『四時』為題吧。」美女隨即吟誦道：

花朵幾枝柔傍砌，柳絲千縷細搖風。霞明半嶺西斜日，月上孤村一樹鬆。  
涼回翠簾冰人冷，齒沁清泉夏井寒。香篆裊風清縷縷，紙窗明月白團團。  
蘆雪覆汀秋水白，柳風凋樹晚山蒼。孤燈客夢驚空館，獨雁征書寄遠鄉。  
天凍雨寒朝閉戶，雪飛風冷夜關城。鮮紅炭火圍爐暖，淺碧茶甌注茗清。

田洙聽完，驚歎她的敏捷穎悟，準備揮筆應和。美女說：「正所謂投之木桃，報之瓊玖，我哪裡敢指望回報？」田洙回答說：「你的詩真是『白雪』夾雜『陽春』，讓我難以應和。」於是也步美女原韻作四時迴文詩道：

芳樹吐花紅過兩，入簾飛絮白驚風。黃添曉色春舒柳，粉落晴香雪覆鬆。  
瓜浮甕水涼消暑，藕疊盤冰翠嚼寒。斜石近階穿筍密，小池舒葉出荷團。  
殘日絢紅霜葉赤，薄煙籠樹晚林蒼。鸞書寄恨羞封淚，蝶夢驚愁怕念鄉。  
風捲雪蓬寒罷釣，月輝霜折冷敲城。濃香酒泛霞杯滿，淡影梅橫紙帳清。

美女一邊讀一邊笑，說：「真是絕妙好詞，如果倒過來讀也能和韻就更好了。」田洙說：「君子不想凌駕他人之上，我還是輸了一籌。」又說：「蜀中山水景物優美，自古以來，多出美女；如王昭君、卓文君、薛濤等人，拿夫人與她們相比，恐怕也有優劣吧？」美女說：「王昭君遠嫁匈奴，卓文君以賣酒為恥辱，兩人貌美卻命薄，都遭受痛苦。假如你遇到薛濤，也不過像今天這樣罷了。由此說來，本算得優勝了。」

田洙說：「薛濤是妓女，怎麼可以與夫人相比？但是她的才貌，倒也可以算是難得了。我曾經讀秦再思的《紀異錄》，那上面稱：高駢鎮守蜀地的時候，曾經擺下宴席，改一字酒令說：『口，有似沒量門。』薛濤說：『川，有似三條椽。』高駢說：『為何一條曲。』薛濤回答說：『相公尚且用沒量門，『窮酒』陪同三條椽而有一條曲，又有什麼值得奇怪呢！』婦人這樣機靈多智，確實不大容易相比。」美女說：「你只曉得這樣，而不曉得為什麼這樣，像如此之類的傳說，不過是開玩笑罷了，至於她的『水國蒹葭夜有霜，月寒山色共蒼蒼。』

誰雲萬里自今夕，離夢杳如關塞長』的作品，可以與杜牧媲美。薛濤又特別善於製作小彩箋，到今天四川人仍然稱頌『薛濤箋』；而你卻因為她是妓女而看輕她，你不是薛濤的知音了。」喝完酒上牀，田洙送了一副八珠耳環給美女，美女感謝說：「我會戴上它，就好像郎君常在耳邊一樣。」

又過了一段時間，田洙的母親生了病，田洙只好停止私塾的教學，回家侍奉湯藥，這樣有三個多月光景，他母親的病才痊癒。美女對田洙長久不來感到奇怪，擔心他有了外遇，於是就作了一首《懊惱曲》，吐露心中的怨悲。正好田洙的母親病癒，他又恢復私塾的教學，這一天晚上，就去拜訪了平氏。美婦迎著他說：「為什麼長久不來？」田洙把事實告訴她。美女說：「三個月沒有離開過，現在彼此離開已經有三個月了。」田洙也開玩笑地說：「三個月內吃不上肉，知道肉的味道在今天晚上了。」談笑戲謔之間，美女拿出《懊惱曲》給田洙看，曲為：

黑鉛鑄劍難為鋒，碧芰制衣寧御風？歛漆阿膠忽紛解，清塵濁水何由逢？請看綠草南園蝶，並宿花房花亦悅。鴛鴦頭白不相離，那學秋胡便長別！

東鄰美女紅玉梭，雪縷鳳機成素羅。兩意雲情肯輕許，縱然折齒將如何？深深永巷閒風月，錦帳蘭缸淚如血，血點年深久尚紅，至今灑在同心結。

田洙喜愛她的文才美貌，對她眷戀更深。美女也看重田洙的文采，盡情竭誠地接待他。她對田洙說：「過去我們聯句，還沒有盡興；今天晚上應該輕歌曼舞，淺飲微吟，再聯它一首，這樣的話，差不多可以知道我們二人的詩才是勁敵了。」於是就用鴨爐焚上好香，以紅蚌脯佐酒，鉤起簾子眺望月亮，並排坐在前柱。田洙說：「過去韓愈與孟郊有『城南聯句』、『鬥雞』、『石鼎』、『秋雨』等作品，宏詞險韻，真是膾炙人口。今天賦詩，應該叫『月夜聯句』，以五十句為限，夫人認為怎麼樣，美女說：「正合我意。」田洙於是請美女先賦上句，自己聯下句：庭月如鋪練（薛），池星似撒棋（洙）。天空河影澹（薛），節換門杓移（洙）。梨棗低垂樹（薛），藤蘿密蔓籬（洙）。草螢螢火亂（薛），乾匳鳥巢歛（洙）。怪石形疑魅（薛），芳花色勝姬（洙）。髻涼涼沁水（薛），紈扇靜搖輕（洙）。雙陸收局（薛），琵琶上練絲（洙）。砌蛩音遠近（薛），戰馬響參差（洙）。銀作彈箏甲（薛），鼉為冒鼓皮（洙）。秋筠斜織簾（薛），暑帳薄裁希（洙）。宿燕棲還起（薛），驚禽下復疑（洙）。地幽塵闐寂（薛），城遠漏透透（洙）。窈窕來紅拂（薛），雍容識紫芝（洙）。緣深天作合（薛），誓重鬼難欺（洙）。幸已逢良夕（薛），艱哉遇少時（洙）。慙慙酬契闊（薛），傾倒極淋漓（洙）。蓮實瑤琴軫（薛），荷筒碧酒卮（洙）。呼能婢研（薛），瓶喚小鬟持（洙）。敲破開螃蟹（薛），唇腥啖蛤蜊（洙）。菱煩纖手剝（薛），肉拔利刀披（洙）。令急航行速（薛），謳清曲度遲（洙）。勸酬兼爾汝（薛），講論雜乎而（洙）。冷脆嘗瓜果（薛），鹹酸啜醢醢（洙）。豔杯浮琥珀（薛），異器捧玻璃（洙）。熊掌停犀筋（薛），酥湯進蜜脾（洙）。渴來便茗好（薛），酣後快冰宜（洙）。妙句聯將就（薛），狂心坐已馳（洙）。歌筵渾可罷（薛），臥具導教施（洙）。不用尋桃葉（薛），那須聽竹枝（洙）！媚人鶯語滑（薛），惱醉蝶情癡（洙）。咳處珠凝唾（薛），顰時黛蹙眉（洙）。釵斜金溜髻（薛），釧冷栗生肌（洙）。小小真能謔（薛），盼盼最解詩（洙）。風流雲雨夢（薛），宛轉豔陽詞（洙）。步緩腰肢裊（薛），環低耳語私（洙）。夜香防竊聽（薛），午浴避潛窺（洙）。繡履含羞脫（薛），銀燈帶笑吹（洙）。素羅牀畔解（薛），粉汗枕前滋（洙）。暖玉綉籠筍（薛），春蔥指露錐（洙）。雲偏鬆綠發（薛），浪風動青幃（洙）。狎態堪歸畫（薛），嬌顏可療饑（洙）。襪塵新舞畢（薛），鬢膩宿油脂（洙）。荀鶴高文譽（薛），崔鶯絕世姿（洙）。未誇連蒂好（薛），只羨並頭奇（洙）。何處空題葉（薛）？誰家謾結羅（洙）？漆膠當自固（薛），衽席只餘知（洙）。慎勿萌嫌隙（薛），毋令惜別離（洙）。芝蘭同臭味（薛），松柏共襟期（洙）。永奉閨房樂（薛），長陪楮墨嬉（洙）。泰山如作礪（薛），此志莫教虧（洙）。

一天，田洙的東家偶然經過學宮，就勸田百祿說：「令郎每夜回家，不勝奔走辛勞，讓他仍然宿在寒舍，豈不更加方便？」田百祿說：「犬子自從私塾開館那一天起，一向是住在您家裡的，前一陣子因為他母親生病，暫時停止上課一季，後來復館後並不會回家住宿，怎麼這樣說呢？」張運使大為驚駭，曉得其中有些蹊蹺，也不敢把話說完就告辭了。

當天晚上，田洙果然又要求回家去，張運使暗中派僕人跟著他，看他到哪裡去，走到半路上，田洙突然不見了。僕人跑回來報告主人，張運使急忙又派僕人進城，去田百祿府上問田洙有否回家，結果也沒有找到他。張運使猜想他少年放縱，一定去眠花宿柳了，但是想想這條路上又沒有妓館，感到十分奇怪。第二天田洙回來，張運使便問他：「昨晚你寄宿在什麼地方？」田洙說：「我睡在家裡啊。」張說：「不對，我已派人跟蹤過你，不知道你到什麼地方去了，學宮裡也不見你的蹤影。」田洙騙他說：「因為我訪問一個朋友，談了很長時間的話，到家時天已黑了。」張運使知道其中有詐，急忙忙呼喚追田洙的僕人，讓他當面對證。田洙叱罵僕人說：「你到我家後，看我不在隨即就出城了，等到我回家，你已經離開了，怎麼可以妄言我不在家？」僕人說：「我昨天晚上就宿在您府中，今天吃了早飯以後才回來，老教官也十分驚訝，要親自來找你。」田洙大為窘困，臉色都變了。張運使說：「先生如果有家眷，應該把事實告訴我，不要隱瞞了。」田洙看看隱瞞不下去了，就把事情的來龍去脈詳細說了出來，並且慚愧地謝罪。

說：「這是貴親戚自己要留我的，不是小生敢作這無禮的事情。」張運使說：「我家何曾有親戚在這裡？再加上各房姊妹也沒有嫁給過姓平的人家，這一定是鬼魅在作祟了。今後你要自愛，千萬不可再去了！」田洙口裡只有「唯唯」應承。到了傍晚，他私下裡又去了美女家，告訴她形跡已經敗露。

等到了那裡，美女已經知道這件事了，對他說：「郎君不要怨惱，這大概是氣數到此為止了。」於是與田洙痛飲美酒，暢敘歡情。天快亮時，美女對田洙說：「從此就將永別了，後會無期，我也沒有什麼可以表達心意。」隨即拿出一枝灑墨玉筆管作為贈禮，說道：「這是唐朝的物品，郎君好好收藏。」說罷，哭著告別而去。

張運使料定這個晚上田洙還會再去美女家，就親自到私塾察看，果然，田洙不在私塾裡。於是他回房對妻子說：

「塾師這件事情，不可不讓他父母知道。」於是到學宮把田洙的所作所為，詳細告訴了田百祿。田百祿聞知，十分憤怒，就叫手下把田洙叫來鞭打，田洙只好吐露真情，並且把玉鎮紙、玉筆管和聯句詩一起都交了出來，田百祿拿過物品逐一細看，發現筆管上刻著「渤海高氏文房清玩」幾個字，就對張運使說道：「這些物品很稀罕，詩又寫得很清逸，必定不是普通的精怪。」於是叫上田洙一同前往查訪。快要到的時候，田洙遙指前方說：「就在這個地方。」大家到前面一看，則完全不是以前所見過的那個樣子，房屋全都沒有了，只是山青水綠，桃株依然茂盛。張運使對田百祿說：「是了，是了，此地相傳是唐代名妓薛濤的葬地，後人因為鄭谷的《蜀中》詩有『小桃花繞薛濤墳』的句子，就栽種了桃樹百株，作為春天遊覽觀賞的處所。令郎所遇到的，想來必定是薛濤了。她所說嫁平家幼子平康，分明是平康巷了。再說這『文孝坊』，城中實際上並沒有這個坊名，『文』和『孝』合起來就是個『教』字，指的是教坊呵。教坊是唐朝妓女居住的地方，薛濤原是四川樂妓，所以居住在教坊，這不是薛濤又會是誰呢？況且筆管上刻著『高氏清玩』四個字，那是唐代西川節度使高駢的藏物。當時高駢鎮守蜀地，薛濤在所有妓女中是最受寵愛的，筆和鎮紙，都是高駢賜給她的。再加上所藏的諸家墨跡，以高駢、元稹、杜牧為最多，那是因為元稹和杜牧都曾有詩送給高駢，就是『錦江膩滑峨眉秀，幻出文君與薛濤』這二句了。這是薛濤的精靈可以確定無疑的了，這些物品出自高駢也很清楚。這件事我看沒有必要再深究了。」田百祿認為張運使的話很對。但是恐怕兒子還會被薛濤的精靈迷惑，就急急打發他回廣東老家了，但是田洙收藏的這幾件物品，還常常拿出來給人看。過後兩年，田洙也考取了州學，成為生員，後來又中了洪武二十七年的進士，做了山東曹縣的知縣，竟然也安然無恙。

## 青城舞劍錄

元至正年間，有兩個道士，名叫真本無、文固虛，也不知道是什麼地方人，在元宗室威順王庫春布哈手下做門客。

他們通曉劍術，懂得用兵之道，精通謀略，號稱文武全才。

威順王雖然養著他們，但起初並不把他們放在眼裡，只有攀口的衛君美十分器重他們。

一天，威順王到其它園苑遊覽，就召他們二人隨侍侍候。於是他們就不慌不忙地勸威順王說：「當今天下太平的時間很長了，物產豐盛，在大王看來，確實可以認為這是高枕無憂、縱情玩樂的好時光，只求追逐聲色狗馬，哪裡知道還會有其它事發生！但在我們看來，絕對不是這麼一回事。

順帝年老昏庸，皇后奇氏專寵而蠻橫，哈麻、雪雪兄弟等人，用房中術『大喜樂』蠱惑國君，賄賂公行，是非全被顛倒，大權旁落卻不覺醒，百姓受困卻不知曉，軍備不治，朝政荒廢鬆弛，小人放肆，正人君子退避隱藏、幾乎就像千鈞一髮，危在旦夕，非常可怕。蘇洵說：『有了變亂的萌芽，還沒有變亂的表現，這叫做將要變化。』大王是朝廷宗親，武昌是江漢的屏障，大王應該訪求賢人，接納賢士，選取將領，訓練士兵，節約用度，儲積財物，暗地裡作好準備。萬一有風吹草動，國家出現土崩瓦解的局面，就可以指揮義旗，率先奔赴國難，上可以解除君王的急難，下可以盡臣子的忠心，攻克收復神州大地，恢復舊日典章文物，然後恭身而退隱，口不言功勞，請求回到自己封地，世世代代鎮守江漢，讓執筆的史臣，把你作為大元皇室的英才記載下來，把紀功的文字秘藏在金匱裡面，流傳萬年，豈不是很卓越、很盛大麼！」威順王卻責怪他們說：「你們不是犯了風病癡狂吧，何至於說出這種不倫不類的話？你們再說下去我就要抓你們送官府了。」二人默默退下，商議說：「真是一堆腐骨爛肉，像這樣喪失理智沒有主見的人，還怎麼教他有所作為呢！何不尋找真正的豪傑而去輔佐他們。這個小子不值得為他謀劃！我們如果不離開，禍事將會來臨。」於是在黃鶴樓題詩後就逃跑了。真本無的詩為：

平生智略滿胸中，劍拂秋霜氣吐虹。恥掉蘇秦三寸舌，要將事業佐英雄。

文固虛寫了二首詩云：

膽氣堂堂七尺軀，壯心肯作腐儒迂？橋邊黃石徒為爾，自有《龍韜》一卷書。

芙蓉出匣照寒暉，上帶仇家血影光。前席早知無用處，錯將豪傑侍君王。

威順王知道後就派人尋找他們，但是他們已經隱藏起來了。

沒有多久戰亂興起，就如真本無、文固虛所預言的那樣。

至正十五年，徐壽輝的部將倪文俊攻陷沔陽，威順王的兒子報恩奴和湖南元帥阿思藍水陸並進，加以征討。大軍到了漢江之後，由於水深而使戰船擱淺，倪文俊用火筏子燒船，報恩奴遭到殺害。威順王這才又想到真本無、文固虛二人，千方百計地尋找他們，但始終找不到。陳友諒聽說真本無、文固虛常在光州、黃州一帶往來，就準備了書札禮物邀請他們，二人並沒來，卻瀟灑地進入四川。不久，明玉珍佔據四川，他一向就聽說這二人的大名，就派人到處訪求，結果仍然沒有找到。

明朝平定群寇以後，四海之內成為一家。君美的哥哥君彥做了四川西充縣縣丞，君美前往探望哥哥，回來的途中船隻壞了，同船的人全部葬身魚腹，只有君美抓住一塊大板，被浪頭打到岸邊，倖免一死，但是行李盤費，當時全部喪盡。君美偶然發現腰間還有幾錢碎銀子，急忙投奔靠近岸邊的居民家裡，尋找爐火烘烤衣服，買些食物以充饑腹，一時徘徊徘徊，實在也想不出什麼辦法來。

居民家的老人看君美的言語相貌，知道不是普通人，就很好地款待他。留住幾天以後，君美偶然外出散步，忽然有兩個道士在他面前作揖說：「衛君怎麼寒酸到這個地步呵！」

君美仔細一看，原來是真本無、文固虛兩個老朋友，於是就把困苦的狀況告訴他倆。兩人說：「不要憂慮。」就帶著他前往自己的住處，原來就在青城山。這裡高高的圍牆，壯麗的屋宇，深院密室，有幾個奴僕，分列左右侍候，器具裡的菜餚具備了水陸的珍饈，席間的歌舞極盡聲容的盛況。二人與君美敘談舊事，就像平時那麼高興。君美順便問起他們戰亂中躲藏在哪裡，二人說：「自從辭別黃鶴樓，就進入黃牛峽；我們長久隱居在青城山，忽然受到人們的重視，那種高興和慰藉，幾乎不能用言語說出來。只可惜雄心喪失，一事無成，俯看乾坤，就像飄搖的浮萍，孤獨地居住在僻靜的處所，真是愧對老朋友。」

於是兩人與君美相互痛飲，酒酣之後膽氣豪壯，談論紛然而起。真本無說：「天下的事情在於知『機』。『機』，就是事物的隱微變化，吉凶顯現出來的先期徵兆。《易經》說：『能知機的恐怕是神吧？』又說：『君子見機而起，不等待終日。』」述聖孔子說：『君子知機。』都說的是這個道理。古今以來，稱得上豪傑的人不少，但是能夠『知機』的人又有幾個呢？我在漢朝找到一個張子房。張子房的事跡已經載入史冊，不需要多說，何不來討論一下他的『知機』呢？漢高祖的臣子中，沒有誰能超過『三傑』的，但是子房又是『三傑』中的傑出者。項羽比高祖傑出，最後卻被高祖消滅，這是用子房的謀略，因此子房非但是『三傑』中的傑出者，並且比高祖、項羽傑出。漢高祖把這三人稱為『三傑』，這其實是猜忌他們的先兆，子房心裡清楚，但蕭何、韓信不知道，所以最終遭受下監獄的恥辱、滅族的災禍，子房卻安然無恙。災禍其實不在於發生災禍的時日，而在於稱為『三傑』的時候。

天下還沒有安定的時候，子房出了無數奇謀；天下安定以後，子房裝作愚魯隱隱，受封的時候選擇小地方，偶然有話也從不先說，他那種有預見、能看出事物隱微變化的本事怎麼樣？真可以說是大丈夫了。」

文固虛說：「我發現宋朝有一個人，這個人就叫陳搏。五代的戰亂，是從古以來所沒有過的，如果沒有英雄出來平定戰亂，那麼戰亂何時才能停止呢？陳搏看破那個『機』，有志向於國家大事，往來於關中洛陽之間，難道是一般浪跡天下的漫遊嗎？等到聽說趙匡胤登基做了皇帝，他從驢背上掉了下來，一陣大笑，所以有『屬豬人已著黃袍』的詩句。就從這個『已』字來看，大概可想見了。接著，他就甩甩袖子，回到山中，高臥在白雲深處，看野花，聞啼鳥，春色一般，遠走高飛，不見他的蹤跡，真所謂寄托靈巧於笨拙之中，隱藏才智在愚昧之中，天下後世的人，只知道他是神仙而已！只知道他是隱士而已！誰能參透這深邃高深的境界呢？與張子房相比，陳搏是有過之而無不及。人們也常說，英雄回頭就是神仙，難道不可信嗎？」

君美說：「你們二位在名山修煉，把富貴看得如同塵土，剛才聽到你們高談闊論，好像還不能完全沒有喜怒哀樂之情，這難道不會成為修行的累贅麼？」

二人哈哈大笑，說：「衛君平日的談論，是那麼高尚，今天的見識情趣，為什麼這樣低下？在字裡行間討生活，把卷吟誦，這不過是儒家的渣滓；像熊攀樹而懸、鳥伸腳而立，導氣引體，這不過是道家的糟粕，我們所說的修行，難道是這樣的嗎！」於是就領著君美參觀他們的住所。這裡錦綺羅充塞，金玉堆積如山，每處各有美女看管。最後，走到一個山岩中，那裡有觸體頭百來個，二人指說：「這都是世間不義之人，被我們抓到殺了的。」君美為此驚訝得吐出了舌頭，舌頭長久都縮不回去。

第二天，二人大擺宴席，讓君美坐在首席，兩個美女捧著雕飾精美的盤子，裡面裝有十顆夜明珠和一百兩黃金，為君美祝福。君美也不敢推辭，只是在口裡「唯唯」感謝。於是二人痛飲大醉，真本無賦詩道：

蓋世英雄蓋世才，關河百戰起塵埃。遼東白鶴空留語，天下黃金漫築台。壯志已成終古恨，殘編付與後人哀。東風萬斛曹瞞艦，盡化周郎一炬灰！文固虛接著吟誦道：

豪傑消磨歎五陵，發衝烏帽氣填膺。眼前不是無豪傑，身後何須論廢興！當道有蛇魂已斷，渡江無馬識難憑。可憐一片中原地，虎嘯龍騰幾戰爭。

他們的詩大致上都是這樣，那麼他們的為人就可想而知了。君美知道自己的吟誦不能超出其上，就填了一首《喜遷鶯》詞，舉杯酬答二公，自己吟唱以助酒。那詞寫道：

乾坤如昨，歎往事淒涼，長才蕭索。景物都非，人民俱換，非是舊時城郭。世事恰如棋子，當局方知難著，勝與敗，似一場春夢，何須驚愕！寥落，相見處，萍水異鄉，爛熳清宵酌。說到英雄身同夢，灑盡劍鋒蓮鏢。看破浮雲變態，體問誰強誰弱！堪歎息，這一番歸去，似遼東鶴。

第二天，君美請求回家，二人說：「唐朝有女劍俠紅線，今天我們有碧線，應該讓她送您回家。」碧線來後，才知道她是一個漂亮女子，年紀大約十七八歲，背著竹箱，隨真本無、文固虛二人一同送君美到青城道上。二人回頭對君美說：「後會難以為期，願為你起身舞劍。」碧線打開箱子，取出四枚白丸，像雞蛋那麼大小，原來是一對雌雄寶劍。真、文二人分別將白丸牽而拉伸之，上下跳躍揮舞，一會兒，天地昏暗，風雲暗淡，只是在塵埃中看到電光閃動，四劍交互纏繞。君美看得大腿發抖，不能舉步。回頭望望二人的住處，原來都是陡峭的山壁和深深的崖谷，根本就沒有道路。

君美緊張得連氣也喘不出來，眼睛不能閉合，好像劍刃時時在自己的脖子上飛舞，嚇得心驚膽戰。舞劍完畢，二人不知到哪裡去了，只有碧線靠近君美站著，碧線就倒出皮囊裡的酒請君美共飲。等到了夜晚，碧線握著君美的手朝東南方向飛逝，將近三更左右到達君美家。等到君美清醒過來，只看到明珠黃金在牀上，而碧線女卻離開很長時間了，君美竟然不知道這是什麼法術。洪武二十年，君美的女婿單公鉉做了府庫的官員，偶爾也同別人說起岳父衛君美的奇事，大致也與此相吻合。

## 秋夕訪琵琶亭記

明洪武初年，吳江的沈韶，年紀才二十歲，容貌長得很漂亮，他的詩向薩都刺學習，書法向邊伯京學習；詩詞書法，都受到當時的名人的賞贊。沈韶曾經步薩都刺《過嘉興》詩韻作《吳中》詩二首：

七澤三江通甫裡，楊柳芙蓉映湖水。閩門過去是盤門，半捲珠簾畫樓裡。靡蕪生遍鴛鴦沙，東風落盡棠梨花。館娃香逕走麋鹿，清夜鬼燈籠絳紗。

三高河下東流續，真娘墓上風吹竹。西施去後轉廊頽，歲歲春深燒痕綠。

東南形勝繁華裡，一片笙簫拂江水。小姬白華制春衫，桂閣蘭橈鏡光裡。舞台歌樹臨鷗沙，粉牆半出櫻桃花。彩香蝴蝶飛不去，撲落輕盈團扇紗。

吳歌《子夜》憑誰續？柳陰吹徹柯亭竹。范蠡扁舟去不回，惟有春波照人綠。

其他詩作都與這二首詩作相類似。因為家境富贍，沈韶也不想做官。一些人雖然知道他的想法，但又貪求他們家的錢財，有的要舉薦他做孝廉，有的要保舉他做生員，繁雜紛紜，簡直沒有安靜的日子。沈韶雖然不吝惜錢財，但實在厭煩那種騷擾，於是就與大舅子張某商議說：「怎麼做才可以擺脫這些煩惱？」張某說：「只有遠遊，或許可以躲避。」沈韶認為他的說法很對，就拉上表兄弟陳生、梁生，乘坐高大的船舶，裝載億萬重金，遨遊在襄陽、漢川之間。

船停泊在九江府，沈韶喜愛廬山的秀麗，遠眺鄱陽湖的清波，留連盤桓於郡縣城郭，憑弔古蹟，尋覓幽勝，眾人漸漸對他們有非議，沈韶一點也不顧惜。他感歎地說：「我們這班人幸好家裡富裕，年紀又輕，粗粗通曉一點文墨辭章，此行是為了躲避俗人的騷擾。難道能效仿王戎這種人拿著象牙算籌，斤斤計較微末的小利嗎？」於是遊覽更加頻繁。

一天，偶然秋雨後新晴，水天融為一色。沈韶偕同梁生、陳生，一同探訪琵琶亭，他們吟誦白居易的《琵琶行》詩篇，想象詩中潯陽商婦「銀瓶鐵騎」的琴藝，引自四望，久久徘徊。這時候，月色明朗，風聲細微，人靜夜深。三人正要拿出酒肴共飲，忽然聽到月下好像有歌聲傳來，一會遠，一會近，有時高，有時低。三人你看我，我看你，都感到十分奇怪。

梁生開玩笑地說：「該不會是潯陽商婦知道我們在這裡吧？」沈韶說：「當時白樂天尚且需要千呼萬喚才肯出來，今天難道能這麼容易就現身露面嗎？」陳生說：「徐娘半老，彈出的琵琶聲又哀怨，即使在酒席前輕擺慢捻地彈撥，也只會增加我們天涯淪落的感覺，哪裡能有一醉方休的歡樂呢？」

沈韶說：「大家別說了，姑且靜靜聆聽。」過了很久，那歌聲才漸漸消歇。喝完酒後大家一起回船休息，竟然也沒有人能說出其中的緣故。只有沈韶心中七上八下，多情而又喜歡多事。

第二天，他就獨自一人前去探究事實，在那裡躑躅徘徊了好久，全然沒有新的發現。沈韶興盡體乏，正要打算回去，突然一陣芬芳濃鬱的奇香縹緲而來。沈韶感到奇怪，就停立在原地等待。大約有一杯茶的功夫，只見一個美女，身著宮妝，打扮漂亮，相貌就像天上的仙女，有兩個年輕侍女在前面導引，一個拿著黃金弔爐，一個抱著紫羅繡被，慢慢地登上台階。沈韶猜想這必定是富貴人家的女眷，到這裡登臨觀賞，就隱藏在石壁後面躲避起來。侍女把繡被鋪在亭中央，美女席地坐下後，就對侍女說：「怎麼會有生的人氣息？該不會是昨晚那幾個狂客在這裡吧？」

沈韶擔心她派人搜出反為不好，就站起來拜見，並且告唐突之罪。美女說：「所處朝代不同，又沒有身份地位，有什麼唐突呢！但是諸位郎君昨夜談笑中，以長安妓女潯陽商婦來看待我，未免也太過分了吧？」沈韶倉猝之間不曉得怎麼回答。美女便讓沈韶一同坐下，沈韶再三推辭；美女堅持後，沈韶才入座，於是就問她姓氏。美女說：「很想告訴你來龍去脈，又擔心你聽了害怕，

但是我不會禍害人，希望不要見怪！我是偽漢國主陳友諒的宮中女官鄭婉娥，二十歲時就死了，殯葬在琵琶亭的附近。這二個侍女一個叫鈿蟬，一個叫金雁，都是當時殉葬的人。」沈韶向來就有膽氣，又加上看重風情，所以也不覺得奇怪。美女說：「我獨居感到抑鬱，沒有什麼可以寬心，所以每每在這裡吟唱，聊以排遣心事。沒有想到昨晚這裡被各位郎君佔據，只得敗興而大聲歌唱地返回。今天幸好碰到良宵，又遇到貴客，足以補償的了。」說著，就派鈿蟬回去取來酒肴，在亭上飲用。美女又唱起歌詞，說：「郎君還記得否？我現在唱的就是昨日所唱的《念奴嬌》。」詞為：

離離禾黍，歎江山似舊，英雄塵土。石馬銅駝荊棘裡，閱遍幾番寒暑。劍戟灰飛，旌旗鳥散，底處尋樓櫓？暗嗚叱咤，只今猶說西楚。

憔悴玉帳風兮，燈前掩面，淚交飛紅雨。鳳輦羊車行不返，九曲愁腸慢苦。梅瓣凝妝，楊花飛雪，回首成終古。翠螺青黛，絳仙慵畫眉娥。

唱完，美女勸沈韶開懷暢飲。幾杯酒過後，沈韶豪氣奮發，談笑風生，與美女談起元朝末年眾豪傑興起滅亡的事跡，清清楚楚，就像親眼看到過的一樣，並且又詢問陳友諒的詳細事跡。

美女說：「《春秋》為尊者隱諱，為親人隱諱，這不是我所敢說的。」沈韶說：「那麼請允許我說說陳友諒的為人。這個人和顏悅色卻少英明果斷，孜孜以求卻不明事物預兆。委任的臣僚部屬，沒有才能的人居多，像平章陳明、姚天祥，都是器識狹窄的小人，卻讓他們掌握要政，執掌兵權。詹同文、魏杞山等，乃是難得的賢才，卻讓他們處在閒散之地，擔任閒職。武將縱情酒色，文臣只會說空話。城門狹小不能通過車子，於是就造飛橋；九江狹小卻急切建都，就像要留下遺址。如此之類的事，可笑的很多。更何況暗中殺害徐壽輝，公開佔據他的位子。雖然改元建立了國號，其實，弟兄二人就像是井底之蛙，與漢代的公孫述一樣。氣量狹窄，智謀淺薄，只不過是做柴世宗在江南的奴僕罷了。然而卻想螳臂擋車，抗拒雄師。結果，豬死蛇亡，大將被殲滅在鄱陽湖；鯨殺鯢戮，自身隨即被流失所斃。一朝敗亡，軍馬四散。至於能夠運籌帷幄，廣為救助艱難時局的，只有五大王陳友仁一人而已。可歎啊！正當群雄紛擾動亂之秋，時世黑暗戰亂頻仍之日，而謀臣戰將，輔佐的賢士，有才能的官吏，僅僅如此而不能受到重用，怎麼可能不敗亡呢？」

美人聞言，感到淒慘，流下了悲傷的眼淚。哭完，收起眼淚說：「姑且談談風月，不必再深究過去那些往事了，這只會讓人心不高興。」於是隨口吟誦一詩道：

鳳艦龍舟事已空，銀屏金屋夢魂中。黃蘆晚日烘殘壘，碧草寒煙鎖故宮。隧道魚燈油欲盡，妝台鸞鏡匣長封。憑君莫話興亡事，淚濕胭脂損舊容。

她朗誦完畢後就要求沈韶應和，沈韶隨即依原韻廣續酬和了一首，詩曰：

結綺臨春萬戶空，幾番揮淚夕陽中。唐環不見新留襪，漢燕猶餘舊守宮。別苑秋深黃葉墜，寢園春盡碧苔封。自慚不是牛僧孺，也向雲階拜玉容。

美女聽了，嘖嘖稱贊，說：「真可以算得上是知音了。」

於是兩人把坐席靠擾，暢懷痛飲。夜晚，則一同睡在亭中。

交媾的歡樂，就如同人世間一樣。不久，天上聽到鳥啼，城頭的更鼓停歇了，兩人扶拉著起來。美女說：「今天晚上應該回到屋舍，以謀求長久之計；不宜再露宿在野外，免得讓俗人們譏笑！」沈韶點頭稱是。

沈韶急忙回歸旅館，陳生和梁生正急切地等待他的到來以便開船。沈韶就騙他們說：「昨天收到家信，急急的催促我回去，我想一定有什麼緣故。看來我是不能同行的了，二位兄長先行前往，可在途中等我，小弟暫且回家一趟，隨後再趕上來。希望兩位兄長預先細烹縮頭鱸魚，多買團臍大蟹，三兩月之間，我們當共同到襄陽習家池痛飲，一起尋訪晉朝羊祜的墮淚碑，倒戴頭巾，詠唱襄陽的《大堤》歌，說不定此次襄陽之游，也會成為一時的痛快事。」陳生和梁生相信了他，於是握手告別。

沈韶這一天晚上又去了琵琶亭，金雁已早早地在那裡等候。見了他，就立刻引導他穿過亭子北面的竹林，一直走了半里多路，就看見朱門白牆，燈燭輝煌，才進入樓房，美女就笑著迎了出來。酒宴中美女拿出紫玉杯讓沈韶飲用，說：

「這個杯子是我主陳友諒所用，今天拿出來勸郎君飲用，情意也算不薄的了。」沈韶留宿了一個多月，兩人情好，如膠似漆。

一天晚上，美女對沈韶說：「我死的時候，偽漢正好處於興盛時期，主上對我寵愛又深厚，所以玉匣珠襖，隨葬品窮極當時的富貴，墳穴墓道，葬禮具備一品官的禮儀，因此五體如故，三魂不滅。過去廬山君的愛女南極夫人，偶然到這裡遊玩，遇上我後就教我太陰養形的法術，我修煉了很久，與活人沒有什麼差別，夜間出去，白天隱藏，十分逍遙自在。郎君最好到集市中求取青羊奶汁半杯，經常滴在我的眼裡，乳汁滴完，我的雙眼就能睜開，那樣，我白天也可以行動了。」沈韶就按她的話搞到了半杯青羊奶，用來滋潤她的雙眼，屈指算來有三十天光景，美女忽然白天也能行走了。兩人有時手拉著手，遊玩在山路中；有時又肩並肩，在亭上歡歌笑語。

美女對沈韶說起往事道：「還不到十二三年，這裡就已成為遺蹟了。記得我主陳友諒有一天讀五代王仁裕的《天寶遺事》後很高興，就於春秋季節在宮中設立宴席，讓我們這些人競相戴奇花，他親自放一隻蝴蝶，蝴蝶聞到花香，就飛到頭釵上。蝴蝶所停留的這個人，當天晚上就會受到召見，這叫做『蝶幸』。他還告諭我們說：『過去唐明皇經常做這種遊戲，後來楊貴妃專寵，就不再舉行了。可我就不這樣做，對你們眾人不分厚薄，你們這些人也應該知道我公允如一的恩惠，嚴守宮規，以奉獻你們對我的忠誠。』大家都叩頭謝恩。」美女又說：「我主曾經捕得元朝進士沔陽知府劉聞，用特殊的禮遇待他，並且日理萬機之暇，帶他進入便殿，從容自若地問他：『聽說你做太常博士時，很有名聲，果然是這樣嗎？』劉聞回答說：『臣做禮官時，正逢至正三年冬天十月的戊戌日，皇帝將要祀天，告祭太廟，到寧宗牌位前，皇帝問：朕是寧宗的哥哥，該不該下拜？』臣回答說：『寧宗雖然是弟弟，但他做皇帝時，陛下還是臣子。春秋時魯閔公是弟弟，僖公是哥哥。閔公先做國君，宗廟祭祀的時候，沒聽說僖公不拜。所以，陛下應該下拜。』我們主上聽從了他。不久，我們主上又召見了劉聞，說：『你在元朝做官，未曾身居顯要的位置，但是文章學問，自然不允許被掩沒。如果你能像奉事元朝一樣奉事我，不愁做不到大官。』劉聞磕頭謝恩。主上又說：『你與李黼是同科進士，如果李黼不死，我一定會重用他，但是李黼為他的君主死了，幸好我得到了你。聽說你善於作詩，近來有什麼作品嗎？』劉聞回答：『臣不能為義而死，相對李黼而言是有愧於心的。過去我曾經用杜甫『滿目悲生事，因人作遠遊』為韻，賦十首詩以表明自己的志向，現在都忘了，只記得其中的一首，讓我為陛下朗誦一下。』於是就跪下朗誦道：

世運厄陽九，干戈禍生民。陵谷有高卑，一朝易其陳。間關中郎將，慷慨運與巡。志同事乃異，非有屈與伸。堂堂李江州，求仁而得仁。清風已十載，而我猶為人。

劉聞退下後，主上對身邊的侍衛說：『他的詩讓人感到羞愧！』從此後就看不起他的為人，也不再有用他的意思。

劉聞這個人，正像朱熹所說的是文人無行。照我看來，也不僅僅是寫凝碧池詩的王維，或欠為周世宗一死的范質，才是有罪的人！」沈韶聽到她的議論，心裡十分佩服。美女所說的當時宮廷中的事，大部分都記不全了。無奈沈韶迷戀美女的感情深厚，思念故鄉的念頭淡薄，春去秋來，一轉眼在這裡已經呆了四年，即使是比目並游的魚，比翼雙棲的鳥，也不足以和他們纏綿繾綣的戀情相比。

這年初冬，美人忽然無緣無故就傷心流淚，悲痛得不能控制自己。沈韶感到奇怪，就問她緣故，開始美女強忍著不肯說，接著就放聲大哭。沈韶百般勸解安慰，才開口說：

「與郎君在陰間締結的婚約，到明天就要結束了，所以不知不覺就悲痛傷心到這種地步！」沈韶聽說之後，感到淒慘悲愴，就要在道間自殺。美女攔阻他說：「郎君陽壽還沒有終結，我的陰質亦沒有改變，倘若再沉溺於塵世的緣分中，一定會致郎君於死

地，陰間的長官必然對我重加責罰，彼此牽扯，什麼時候才是了結？再加上定數這個東西，沒有誰能逃過，郎君縱然想輕生，也是白死。」沈韶這才停止自殺。金雁、鈿蟬兩人也依依不捨，都陳設飲食，給沈韶送行。天色破曉後，美女拿出一雙赤金的腕釧、一對明珠首飾，交給沈韶說：「這寄托我的心意，希望你見物思人，能想起我，我們再會無期了，願郎君多多保重。」然後親自送沈韶到大門外，哭著用衣襟遮臉回去了。沈韶悲痛得不能控制自己，熱淚盈眶。他正在顧盼之間，忽然美女已不見了。沈韶遂重新找到原來居住過的旅店安頓下來，然後收拾東西準備返回吳江。

過了幾天，梁生從襄陽到了這裡，此時陳生已經客死在房縣。梁生正要責怪他負約，沈韶便偷偷把這件事情告訴了他。梁生不相信，沈韶就拿出腕釧，頭飾給他看，梁生這才吃驚地說：「這不是塵世間的東西，而是珍奇寶物，你真的遇到仙人了。」沈韶再三叮囑，叫他不要輕易說出去，所以也沒有人知道。

二人一同坐船回家，等跨進家門，沈韶才知道妻子已經死去很久了。沈韶於是把一隻腕釧到波斯人開的珠寶店變賣了，得到萬錠錢幣，就在虎丘僻靜處建立祭壇，請道士鶴林周玄初設立經壇打醮禮神祈福三天三夜。在唸經拜懺超度亡妻的主齋那天晚上，沈韶等道士們行禮參拜結束，親自寫了一封悼詞，暗地裡在香爐中焚化，為美女求取其福。設壇祈禱完畢，道士周玄初夢見有兩位婦人，一個姓張，一個姓鄭，姓鄭的還帶著兩個侍女一起來感謝，說：「我等都已接受善果，已授予瑤台西王母處隨侍的職務。」說完，就駕起祥雲向西而去。第二天，周玄初責問沈韶說：「您昨日所超度的，只是正妻張氏一人，怎麼又會有鄭氏等三人呢？」沈韶心裡知道肯定是美女及金雁、鈿蟬三人，但是假裝不知道，說：「我做夢也是這樣，不知道那三個人是誰？」最終還是不告訴他。知道這件事的，只有梁生一個人。沈韶又有一首《琵琶佳遇》詩，一並附記在這裡。詩云：

憶昔少年日，加冠禮初成。春衣紫羅帶，白馬紅纓纓。吳中自昔稱繁華，迴環十里皆荷花。窺紅問綠謝遊冶，與餘共泛星河槎。星槎留連滄浦邊。

空亭醉訪琵琶弦。銀篋擊節不堪問，錦襪生塵殊可憐。廬山上猶未去，娉婷玉貌湖邊遇。追隨鈿雁雙橋燒，直入金屏最深處。春風東來澗牡丹，洞房香霧繞椒蘭。含情慣作雨雲夢，鴛枕生愁清夜闌。

前朝佳麗誇環燕，圖出千人萬人羨。太真顏色趙肌膚，繡帳戀燈幾回見。情緣忽斷兩分飛，歸來如夢還如癡。縹囊留得萬金贈，淒涼忍看徒傷悲，徒傷悲。難再得。當初若悟有分離，此生何用遙傾國！

沈韶從此也不再續弦再娶，就拜道士周玄初為師。周玄初教給他用五雷勸治、斬除作祟鬼怪的法術，從此往來於兩浙之間，為百姓驅除惡鬼，治療疾病，求神降雨或者祈禱天晴，大多都很靈驗。再後來，就不知道他的去向了。聽說近來有人在終南山和高山幾個地方見到過他，估計他已經得道成仙了。

## 鸞鸞傳

趙鸞鸞，表字文，是山東東平路趙舉的女兒。小時候，因為她家裡人用香粉摻和在食物中喂她，所以長大後她身上就散發出香味，因而又名叫香兒。鸞鸞很有才氣，相貌又漂亮，喜歡文詞，尤其擅長剪紙、刺繡等女紅活。他的父親打算把她嫁給近鄰的才子柳穎，鸞鸞自己也希望能夠侍奉他，只是雖然答應許配，卻還沒來得及下聘。正巧柳穎的家裡犯了事，家境一天天衰敗，鸞鸞的母親很後悔應允這門親事。就把鸞鸞嫁給了繆家。繆家雖然是富戶，但是子弟愚蠢粗俗，目不識丁。鸞鸞出嫁後，鬱鬱不得志，凡是遇到良辰佳節，看到奇花異卉，她往往遮鏡哀歎，關上房門含憂默坐。美好的景色接觸到視線，而憂愁感發於心，這一切全部寄托在詩中，日積月累成爲卷冊，命名爲《破琴薰》。

三個月後，繆生病故，鸞鸞也回到父母家中。第二年冬天，柳穎也死了妻子，就派人到趙家重申以前的盟約，要求娶鸞鸞爲妻子。趙舉夫婦不答應，而柳穎卻一心要讓這段姻緣成功，因為他聽說鸞鸞十分賢惠，並且也十分愛慕鸞鸞的容貌。於是他查訪到一個穿珠工匠的妻子王媽媽，此人經常出入趙家，與趙氏夫婦非常熟悉，趙氏夫婦對她從來是言聽計從。柳穎就用重金買通了王媽媽，求她前去勸親，同時又讓她私下問問鸞鸞，看鸞鸞的意思怎麼樣。

王媽媽答應後，就到趙家去勸說道：「老婦早有一樁心事，幾次想告訴你們，因為各種原因一直沒空說。今天正巧有機會，不容再遲緩了，只不知你們兩位的尊意如何？」趙舉聽了，就問道：「什麼事情？」王媽媽說：「令愛目前守寡在家，守喪期滿，快要除去喪服了。我聽說柳家又提起以前的盟約，你們堅決不同意，不知你們如何打算的？並且當初先開口攀親的，是出自你們名門之口。後來，因為他家遭事後貧困，就背棄了當初的意思，兩家各自締結姻緣，本來這事也已經彼此絕望了。誰又想到令愛死去了丈夫，柳穎又死去了妻子，好像事出前定，似乎這一切並非偶然。何況柳穎的文才學問，要超過那個繆生一百倍，二人絕對不可相提並論。鸞鸞的心事，想必也不會嫌棄，再說柳家的溫飽富足，已大大超過往昔，像柳穎這樣的青年，難道會長久處於貧困麼？有這樣的女婿，還捨得放棄嗎？」趙舉夫婦聽了這番話，也就爽快地答應了。

王媽媽又私下勸鸞鸞說：「柳穎愛慕你，就好像大旱之後盼望雲霓。現在，令尊大人已經答應了這頭親事，好事就要成功，但是既然遇到了知音在，你不可沒有一句話來報答他的深情。只恐怕日後相遇時，後悔就晚了。」鸞鸞覺得王媽媽說得很對，但是又難以開口，就寫了一封信讓王媽媽帶去。那書信說：

我本是良家婦女，從小接受父母的教誨，梳妝打扮，深居閨房；織麻紡絲，遵奉女子的三從四德。只知道做女人要縫紉補綴，也知道夫婦要舉案齊眉，相敬如賓。老天給我美好的容顏，父母愛我靈巧秀慧，冰作肌，玉爲骨，頸如蝨蟻，手如柔荑。到了青春年華，父母爲我遴選佳婿，沒有想到我命薄如紙，竟然許配給愚笨粗俗的下等人。這就辜負了我出眾的才能，委屈了我傾國傾城的容顏。

我把這些怨恨懊惱，全部寄托在詩詞中。對著月色皎潔的夜晚，遇到輕風涼爽的白天，我只好強顏歡笑，如鸞鳥陪伴山雞，觸目驚心，似文追隨野鴨。誰想到庸才丈夫短命夭折，羸弱的身體孤寡難支。形體已像土木一樣自然，惡劣的狀況也可以暫時不顧；但是，天生我感風花、傷雪月的情性，那種隱藏在內心的感情仍然鬱結在酒樽前。徒然懷有蔡琰的悲憤，長久抱著朱淑真的怨恨。我本係已經甘於孤寡，沒想到承蒙你又來聘求，可能是履行前時的盟約，作成今後的佳話吧。我確實願意托身給柳家，委身於你，像《列女傳》中的桓少君一樣，與丈夫鮑宣一同挽拉鹿車回鄉，弄樂吹簫，以盡我與你白頭偕老的願望，希望從此能投入你的懷抱，永遠隨從你。趁現在還沒有侍候尊顏，預先說明我心中的想法，只希望你能夠理解我！

王媽媽回到柳家向柳穎表示祝賀說：「事情可以成功了，請你拿出一百兩銀子來作賞錢吧。」柳穎說：「假如事情成功，我哪裡會吝惜一百兩銀子！」王媽媽便拿出鸞鸞的親筆信交給柳穎。柳穎讀後，歡呼雀躍道：「真可謂是『窈窕淑女』，我難道可以不『琴瑟友之』嗎？」即刻選擇吉日納聘，再行婚娶。

結婚那天晚上，鸞鸞偷偷對柳穎說道：「我雖然是個寡婦，但還是處女，郎君不可以不知道。」柳穎驚愕地問道：

「你說什麼？」鸞鸞回答：「過去繆生有病，不能近女色，雖然我與他做夫妻將近有四個月，但實際上並沒有做過那種事，後來他就死了。但是這件事只有我母親知道，其他人並不知道。」柳穎不相信，鸞鸞請他檢驗，果然，鸞鸞說的不差。

鸞鸞嫁到柳家後，孝順公公婆婆，與妯娌融洽相處，對婢僕儘量施以恩惠，協助丈夫勤儉持家。鄰居中貧窮的，她就盡力周濟；親戚中有來往的，她每每以禮相待。因此裡裡外外都交口稱贊，說她賢惠。閒暇時，鸞鸞就與柳穎一起玩味探求《詩經》、《楚辭》，吟詠詩詞，發抒情感，至若像吳絳仙的容貌，曹文姬做文章的才思，則認爲不值得議論。

柳穎的中表兄當中，有從京都回來的，抄得貫雲石的《蘭房謠詠六題》，分別題的是雲鬟、檀口、柳眉、酥乳、纖指、香鉤，共六首。柳穎就借了回來，與鸞鸞一同賞玩，準備做效它的體制也作它六首。但是，沒等他構思好，鸞鸞就已先賦詩道：

擾擾香雲濕未乾，鴉翎蟬翼膩光寒。側邊斜插黃金鳳，妝罷夫君帶笑看。（右雲鬟）鸞鸞柳葉愁邊蹙，湛湛菱花照處顰。娥媚不煩螺子黛，春山畫出自精神。（右柳眉）銜杯微動檀桃顆，咳唾輕飄茉莉香。曾見白家攀素口，瓠犀顆顆綴榴房。（右檀口）粉香汗濕瑤琴軫，春豆酥融白鳳膏。浴罷檀郎捫弄處，露華涼沁紫葡萄。（右酥乳）纖纖軟玉削春蔥，長在香羅翠袖中。昨日琵琶弦索上，分明滿甲染猩紅。（右纖指）春雲薄薄輕籠筍，晚月娟娟巧露錐。簇蝶裙長何處見？鞦韆架上下來時。（右香鉤）鸞鸞抄寫出來，遞給柳穎看，柳穎非常佩服她的敏捷穎悟，自己就擱筆不寫了。

第二年是至正十八年，韓林兒部下劉福通的將官田豐攻破了東平路，柳穎與鸞鸞在戰亂中失散了，不知道她流落到哪裡去了。不久，劉福通的將官毛貴又攻下東昌路，留偽將軍俞左丞鎮守。俞左丞是一個講道理的人，凡是被掠的男男女女，他都張貼榜文，召人前來認領。柳穎聽到這個消息，猜想鸞鸞或許會在其中，所以冒死前來尋訪，結果卻沒有找到。正在憂愁窘困之間，有人指著女道觀對他說：「何不到那裡去找找看呢？」柳穎聽從他的話去那裡尋找，果然看到有十多個婦女，關押監禁在那裡。柳穎上前問鸞鸞的姓名和死活，一個婦女回答說：「幾個月前叫去了，不在這裡了。

真是一個賢惠的婦女，可惜！可惜！」柳穎又問：「小娘子怎麼知道的？」那婦女回答說：「我也是良家婦女被俘虜了，與趙氏相處有五個月。其他人家的家眷，都被賊寇污辱，然後就放還。只有我和趙氏以及關在這裡的幾個人，誓死不受污辱，所以被囚禁，也不知什麼時候能夠再見天日！」說完，眼淚像下雨一樣流淌下來，柳穎聞言，也不禁流下了眼淚。

他低聲問這個婦女道：「趙氏是我的妻子，不知她現在在什麼地方？」那婦女道：「聽說有一個叫周萬戶的，將她領去了，沒人知道去了哪裡。她在臨走之前，知道你一定會來尋找她，就留下書信托付我，讓我轉交給你。」說著，即刻從衣領中拿出書信交給柳穎，讓他趕快拿去，因為怕被看守知道，那樣一定會遭到鞭打斥責。

柳穎打開書信閱讀，果然是妻子的手筆。書信上面寫道：

妻鸞鸞自從出嫁，突然遭遇暴徒劫持，顛沛流離，艱難痛苦，苟延殘喘，與死亡做鄰居，歷經危難，方幸能保存貞節。天地神明，實在也都看得清清楚楚。我若準備毀滅自己的殘軀，那麼就在小河溝裡自殺；若準備混同於低下的習俗，那麼就褻瀆輕慢了綱紀。因此我不惜毀壞容貌，偷生苟全活命，雖然落花無主，暫且隨風飄蕩，但是，犬狗喪家，終究還是想念著主人。惶惶之間，四面張望，自己半生因頓磋砣，即使肢體完全，也是心喪膽裂。每遇到破簷夜雨，古道颯起秋風，只有對著故鄉家人望穿雙眼，傷心腸斷。壁上油燈將滅，自己的眼淚已經哭乾。戰鼓陣陣宣響，怎能不魂飛魂散？我料定此身多半要拋屍荒野，血染泥沙，但我寧可把身上的肉喂給烏鴉吃，又如何能委身於豬狗呢！所以，我準備效仿《翠翠傳》中投崖自殺的貞烈女子，思慕五代時砍斷手臂的貞節妻子。誰會想到我再次流離遷徙，忽然聽到消息，知道郎君安然無恙，為我贖身有望，為此，我豈敢貿然捐棄生命？所以，忍住不死。我目前在濟南周萬戶處，周是他的姓氏，萬戶是他的官名，因為都是漢族人，對我還算和善。郎君見到這封信後，要盡快準備金銀財帛來替我贖身，不能拖延遲緩。我深怕臨時調撥，我又會被弄到其它地方。百年的伉儷情深，一朝卻不幸分離，真是倒出去的水難以收回。我懷著誠摯之心抬頭盼望，希望郎君深思熟慮，早作圖謀，不要讓為妻的作陽台不歸之云。我俯身在信紙上感到極度的淒楚，也不知道自己在說些什麼。

柳穎得到書信後，輾轉跋涉，總算到達濟南。當時，周萬戶正掌握重兵，聲勢赫赫。柳穎不敢貿然進去尋找，就先在周萬戶府第旁邊找了一個住處安頓下來。過了幾天，察知鸞鸞確實在周萬戶家，但是卻沒有辦法互通消息，於是柳穎就每天守候在大門口。他看到有一個老年的巫婆，到周萬戶家往來十分頻繁，猜想她一定是府中的親信人。等到老巫婆出來，柳穎就暗中跟隨，來到她的家中，送上一錠銀子作為禮物，並把詳情告訴了她。老巫婆說道：「將軍的夫人很妒忌，凡是所攜來的婦女，都安置在別的處所，除洗洗衣服、燒火煮飯以外，不許隨便出去。不過，近來也有幾個女子，聽說發還給了他們的親屬。你妻子如果在裡面，我一定成全。」

第二天，老巫婆就到周萬戶府暗中打聽，果然找到了鸞鸞，並私下告訴她柳穎來了。鸞鸞慎密地拿出一封書函，交給老巫婆，老巫婆就拿出來交給了柳穎。柳穎打開一看，上面題著《悲筋四拍》，讀完後，淚流滿面，就懇求老巫婆幫忙，向萬戶夫人請求贖取鸞鸞。那夫人說：「我留著她也沒有什麼用處，何況她丈夫還在，怎麼忍留著她呢？理當馬上遣還。」於是柳穎向夫人奉上珍珠耳環、黃金排釵各一副，夫人也就把鸞鸞叫來讓柳穎領了回去。夫婦兩人手拉手向夫人拜別而出。現將鸞鸞所寫的曲子抄錄如下：

我生之初尚無為，我生之後元運衰。夫與妻兮忽此離，父與母兮生死安可知！狼煙四起兮沸鼓響，鋒鏑成林兮盛旌旗。人民塗炭兮城郭環，禮義滅亡兮法度隳。身流落兮天一涯，腸欲絕兮心孔悲！山可平兮河可塞，妾怨苦兮天窮期！

右一拍

蜂蟻屯聚兮豹虎嘯，心毒狠兮體腥臊。煙塵繞洞兮人竄逃，寒沙暴骨兮沒蓬蒿。亡家遇亂兮傷吾曹，義重命輕兮如鴻毛。誓捐此生兮期不遠，仰天附地兮獨煩勞。

右二拍

徙兮卒無寧居。貪淫

是樂兮殺戮是娛，所在剽掠兮所過為墟。發塚墓兮焚毀室廬，閨門孱弱兮被虜驅。捨生取義兮捐微軀，誰雲女婦兮丈夫弗如？

右三拍

行處坐處兮，思念我鄉曲。地角天涯兮，不見我骨肉！姑亡舅歿兮家傾覆，逃竄苟活兮被驅逐。

伉儷離背兮何時復？幸茲陋軀兮免污辱。誰為義士兮揮金玉？歌行路兮妾身贖。

右四拍

柳穎、鸞鸞複合以後，就商議道：「世間正發生戰亂，民不聊生，我們夫婦雖然重新團圓，但是前途實在不可安保，還不如遠遠逃遁到深山老林中，避開戰亂，等候時局平安。」於是，他們就隱居在泰安縣南的徂徠山腳下，丈夫在前面耕地，妻子在後面除草，同甘共苦，相敬如賓，歷史上的冀缺、梁鴻、龐公、王霸等人，在這方面也未必能與他們相比優劣。遠近的鄉里，也頗被他們的風操感化。

有一天，柳穎到城外背米，遇到賊寇而不幸被抓獲。賊寇說：「聽說您的大名已經很久了！應當把你送到田將軍處，讓他委任你做官，不愁不富貴啊？」柳穎瞪著眼睛大罵道：

「砍頭的賊寇！我豈能跟從你們造反呢？」賊寇大怒，就把柳穎殺死在路上。左右鄰居跑來告訴鸞鸞，鸞鸞一邊跑一邊哭，到後，把丈夫的屍體背了回來，親自舐乾淨屍身上的血跡，親手給丈夫裝殮，然後堆積木柴火化柳穎。火燄旺盛後，鸞鸞也投火自焚而死。當時看到的人，沒有一個不吃驚而發愣，都為這件事而驚懼並感歎，說：「古代稱為烈婦的，怎麼能超過她！」柴火滅後，鄰居們收拾他們的遺骨埋葬，在墳墓前立石為碑，上書「雙節之墓」。有一位先生說：「節和義，是做人的基本行為準則，讀書人談論得很熟，但是一旦碰到利害，遇到危難，卻很少有恪守遵循的人。鸞鸞是個幽居失偶的女子，竟能在戰亂中保全名節不被污辱。最後，丈夫為忠為死，妻子為義而亡。只因為他們知書達理，天賦資質優良，可見天道人倫，是不可泯滅的。世上那些改嫁的婦女，聽聞鸞鸞的風操，真是感到慚愧了！」